

# 吃妈妈做的饭

■曾高飞

每次回到祁东乡下，吃饭的时候就对母亲的饭菜颇有微词：不是嫌辣了，就是嫌肉太大块了，不是嫌盐放多了，就是嫌蔬菜太炒熟了。

离乡背井多年，我已经习惯了清淡和精细。但我们祁东的乡下菜盐多油多，出奇的辣，口味重；肉很大块，一块肉就能把人吃饱。

肉块大，是过苦日子的年代沿袭下来的一种习惯。母亲解释说：那时候没吃的，对家人而言保证人手一份，尽量均等；客人来了，凸显主人的豪爽大气。

在我提出意见甚至埋怨的时候，母亲总是乐呵呵地看着我，认真地听着，不再辩解。在我每次提出意见的第二餐时，母亲做到了有错就改，可很快就恢复了原样，该辣的辣，该咸的咸，该熟的熟，该大的大。

我很恋家，对故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经常找机会回去一趟。每次一听说我要回去，母亲就不断地打电话确认我到家的具体时间，掐住最精准的时候杀鸡宰鸭，做好满满一桌饭菜等我。可很多次我都食言了，在饭局上吃饱喝足了才回到家里。到家后，跟父母打过招呼，敷衍两句就上楼睡觉，第二天清早就走。

有时候，看着他们的忐忑，看着他们的期盼，看着满桌的饭菜，也坐下来象征性地陪他们吃吃饭，喝点他们自酿的米酒。母亲见状大喜，拼命往我碗里夹菜——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，如鸡腿、鸭胗、鱼泡。很多时候，我没吃完就剩在碗里。他们也不嫌弃，在我离开饭桌后，把我碗里的剩菜分了，两个人就着米酒吃得津津有味。

很多时候，好不容易准备在家吃饭，却突然有熟悉或陌生的朋友来访。只要在家，这种情况几乎没断过。我怕母亲做的饭菜不合客人口味，吃饭就到附近镇上的饭店解决了。

记得两年前有一次回家，一路应酬下去到衡阳，就把假期用完了。要返回北京，没有时间回家了，于是打电话向母亲表达歉意。没想到，中午跟朋友吃饭的时候，母亲打电话告诉我，她和父亲租了一辆车到衡阳了。我很惊讶，然后告诉他们酒店地址，要他们跟我一起陪朋友吃饭。饭后，他们回乡下，我回北京。母亲舍不得走，一手把着车门一手拉着我，不停地唠叨。到我要赶高铁，她不得不走的时候，母亲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可现在跟你吃一顿饭，都要跑到衡阳

来；也是吃一顿饭，你就走了。”

母亲这句话听得我心里翻江倒海，不是滋味。

2021年初，县里找我写作家乡革命烈士王如痴的长篇历史小说。时间短，任务重。我把写作放在了老家，借此机会陪伴父母。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，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地跟他们在一起过。我把计划告诉了父母，他们格外高兴。我想，那么长时间，无论怎样都要给父母做顿饭菜。好几次，我吩咐母亲到做饭菜的时候通知我，我来下厨。母亲总是口头答应，却从没兑现。等我在忙碌的键盘敲打声中突然想起要做饭菜，停下来，起身来到厨房，母亲已经把饭菜做好了，温在锅里，正等我吃呢。

在家四十天，硬是把三十多万字的《生如夏花》写完了。尽管提过很多次要给父母做顿饭菜，可直到我离开家乡返回北京，都没能如愿。动身前的那天晚上，吃着母亲做的满满一桌饭菜，我愧疚地说：很想给你们做顿饭菜，不是嫌你们做得不好，而是希望尽尽孝。

我的话让母亲眼睛红了，她看着我说：“你回来是客，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，哪能让你做菜呢？这些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，最爱吃的做。只要看着你吃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

那顿饭，我吃了很多，把父母夹在我碗里的菜都吃光了。那顿饭，我觉得那大块的肉，那出奇的辣，那熟悉而遥远的咸，那炒得熟得发黄的青菜，都是那样有味道。

女极为热情将他们拉到自己的座位上。靓姐嫣然一笑，以示谢意。她扶着他坐了，而动作轻便，手足快捷。两人搂着肩勾着腰好不亲热。车上几十双敬佩羡慕的目光，纷纷散落在这对情侣的身上。

过了一站，靓姐扶着男青年下了车，车厢内仿佛还沉浸在那热情洋溢的气氛中。在车刚启动不久，忽然听让座的中年男女二人在高喊停车，说他们的钱包都不见了……

顿时，车厢里一片沸腾。中年男女快速跳下车时，那靓姐与戴墨镜的男青年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## “包装”艺术(微型小说)

■欧德全

下班时的班车特别挤，一靓姐扶着一个戴墨镜的男青年在此候车，已有两趟班车过去了。

终于，一辆大巴徐徐停在他们面前，她扶着他匆匆上了车。

站在车厢中间。人多、路烂、车颠，男青年几次险些跌倒，都幸亏被靓姐扶着。“还逞什么强，单位照顾你不要

上班，你……”靓姐嘟囔着，尤其把“照顾”两个字拖得老长。“好啦，我还年轻怎能躺下，现在不是提倡奉献吗？……”“奉献你个头，为抢救公司财产，那大火……你的眼睛……”靓姐吸溜鼻子，哽咽得语不成句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蓦地，周围几个乘客同时站起来让座，一对中年男

## 薄荷绿的夏

■左琦

绿，就这样盈盈地走进了我的心里。

房前是竹，屋后是竹。抬眼是翠绿的描画天空的竹叶画笔，低首是剥落的空软的褐黄竹壳。近处的湖边，是山影树影清晰真切、轻漾漫荡的绿；远处的青山，是雾霭云朵影影绰绰、迷离朦胧的绿。那么多的绿，那么多层次繁复的绿，那么多看着心旌摇荡的层次繁复的绿呵！

清晨，一阵啁啾的鸟鸣将我唤醒，我若是晚起片刻，便是拂了这山中仙子的盛情美意了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此刻天朗气清。山居一夜，就图个空山新雨后。

信步赏竹翠，曲径闻竹香，凭窗听竹语，登高观竹浪。司机时而把我载至半山腰，时而把我领到山峦顶，我得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高度看这座山，这座满是竹子的铺就成海的天目山余脉。

绿色的竹海以铺天盖地的情势呈现在眼前，绿草草的一片。还没来得及合上惊讶的嘴巴，我已被这连川连山的绿拉入怀中。薄荷绿的山、薄荷绿的竹子、薄荷绿的小径，连云雾和空气都被染成了薄荷绿，显得那么清鲜。

绿，溢满我的眼，充盈我的心。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

节。”此时此地，还管他闲事作甚？这些浮云，游丝样的浮云，当然遁入在这无处不在的绿意里，融入翠色欲流的海洋里，陷进青翠葱茏的波涛里，杳无踪迹。

身入竹林腹地，清新的竹香将我包裹。它们是怎样地排兵布阵我不甚清楚，却极有让我沉醉的本领。密密麻麻的竹子，触手可及，它们有的粗如碗口，有的细如笔杆，但是每一棵竹子都是那么挺拔修长，直且坚韧。伸手抚摸，表面光滑冰凉，分明的节，仿佛在述说它清正脱俗的处世哲学。阳光透过竹叶映照其间，一节节竹竿闪现出绿色的光亮。山风来时，“沙沙”的竹叶摩挲声，“叽叽喳喳”的鸟鸣声仿佛在不住地提醒你，生命，无处不在的生命在跃动、在欢腾。

在绿涛万倾、壮阔如海的竹林间，身轻如燕的女子，身手不凡的男子一前一后，穿梭往来，刀光剑影。仿佛，李慕白和玉娇龙在这竹林之巅，正演绎着中国武侠故事的缥缈轻逸。

山雀的鸣叫，挟着颤巍巍的余韵滚落在翠绿的竹叶间。这些透亮的尘世绝唱被早起的露珠濡湿着，一滴一滴迎着风的走向，喊醒沉睡的花草虫鱼。它们像放飞的箭矢带着尖而长的尾，四散于竹林，只做片刻停歇便又跳转方向，腾跃向另一处清幽。

逶迤苍茫，绿波浩渺，这淳美的意境让我恍然，忽而今夏了！

襟埋晨露江  
自雨窗映皋  
翠水如海碧  
峰见潮曙  
烟故山夜钟  
徙鄉上羽輶  
杏鳥川枯  
無猶露理

■刘彦书

## 百年颂歌

■王永智

### 沁园春·百年风华颂

启棹南湖，黑夜漫漫，乍现曙光。受三山压迫，积贫积弱；四夷侵略，蒙祸蒙殃。马列传来，先驱向导，高举锤镰辟大荒。工农起，在天安门上，国立东方。

春天故事传扬。秉时代新规破旧框。喜国门开放，联谊带路；蟾宫取壤，宇宙通航。精准扶贫，勇歼瘟疫，各族人民庆小康。同心愿，祈百年使命，万载荣昌。

### 建党百年颂（七律）

南湖星火九州煌，万里征途赤帜扬。马列领航兴广宇，工农作主立东方。春天故事人心向，民族新篇国力强。养晦韬光成大器，百年励治凯歌长。

### 南湖红船颂（七绝）

红船载梦启航行，破浪乘风谱壮声。鸿鹭翱翔春色盛，百年开辟万年程。

## 夏

■刘君辉

夏来了  
冰淇淋在小孩口里融化  
你在烈日下行走  
影子在伞底

武冈革命纪念馆的石阶上  
一群蚂蚁使劲地  
搬运一只甲虫的躯体

## 雁城的古樟

■欧阳伟

听说黄茶岭营盘山公园的千年古樟作古了，想去看一看，证实一下；也想去问一问梅花，还能“洗烦恼”吗？回味一下，当年北宋大才子秦少游、大文学家黄庭坚曾来雁城黄茶岭花光寺，他们拜访画梅大师华光和尚讨画的传说故事；更想去摸一摸当年黄巢吊马樟的旧痕。

凝望着那棵苍凉的古樟，瞬间让人感到特别地惆怅！

但是，当我爬到公园最高处举目远眺时，却发现城市的大街小巷都长着许多的新樟。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新樟，不正是千年古樟繁衍生息的后代吗？！它们是那样的郁郁葱葱、蓬蓬勃勃，四季长青！是的，无论是幽静的公园，还是偏僻的乡村；无论繁华的闹市区，还是安静的小区，都有着樟树的身影，它让绿色的生态美进入了雁市民的生活圈。樟树，更多的是能给城市带来新鲜、干净的好空气，特别是它那无时不刻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让人舒畅、爽朗、清醒。

樟树虽没有银杏树那么高贵典雅，也没有桃树那么妖艳迷人，更没有杨柳那么婀娜多姿，但它却朴实、憨厚、无华，它冬可遮雪、夏可蔽雨，是百姓喜爱的树，也是我们雁城的市树。

特别是它成为樟木书柜时，可让千古不朽的佳作伴随着它的清香流芳百世！所以说最懂它的“惟有诗书识清香”！

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组诗词来点赞一下，回味一下它的香、它的美。我先写一首《卜算子·赞古樟》，说的是“冬寒古樟去，春暖新樟来。已是幽香满人间，更有新枝俏。古樟千年情，惟有诗书识。莫道春风夸桃花，应赞清香正”。

再想想旧树后头有新树，不由作一首《再咏樟》：“松樟常绿未肯降，自古泊名无评章。樟须逊松高山险，松却输樟四季香。”